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五

起屠維單閼盡上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

師所類翻

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

騎於北隰之中

賢曰下溼曰隰孔穎達曰下濕起謂土地低下常沮洳名為隰也

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

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復扶

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

輒傾倒稍至京中柱柱也易之中京瓚所居也度徒洛翻瓚自計必無

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

斬之縊於賜翻又於田楷戰死隣靖歎曰前若不止

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

日翻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

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續為屠各

所殺屠各胡也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輔既斬

領漁陽太守說輸苗翻守式又翻曲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

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眾以奉王命詔以輔為建忠

將軍都督幽州六郡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

少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少詩照翻從才用翻下同賢曰蹋音大蠟翻楊正衡

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助之

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印

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

樓蘇僕延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

計策 眭固屯射犬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

唐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

隨睦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煥曹仁渡河

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煥仁

遇於大城煥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

江操還軍敖倉初操在兖州舉魏种孝廉种音兖州

叛張魏舉兖州附呂布事見六十一卷操曰唯魏种且不棄孤及

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

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

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壽之以衛將軍董承為車騎

將軍袁術既稱帝為侈滋甚勝御數百勝以無不

兼羅紈獸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恤既而資實空盡

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屠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

屬廬江郡有大柱山賢曰瀟縣之復為簡等所據遂

大窮士卒散走憂滿不知所為復扶又翻乃遣使歸

帝號於從兄紹紹與術同祖袁湯以曰祿去漢室久

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賢曰青

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

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

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日至江亭坐篋床而歎曰袁術

乃至是乎賢曰篋第也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

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胤

袁術

復得傳
國重

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皖城屬廬江郡今舒州也師

考異曰吳志孫策傳一曰術死長史馮翊弘大將張勳

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邀擊悉虜之收其

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太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

國重獸之粵渠尤翻傳孫璆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

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白事所白僚屬皆言包

妖妄宜誅驕於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

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謀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

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

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沮子余

謂尊王然後進屯黎陽漸近河南益作舟舡繕修

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之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

可坐定也使紹能用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

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易操易如覆手易必何必

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義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

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魏魏相上書曰兵曹操奉

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朝勝之策

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

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漢董公

愚謂授
計得行
天必有
也

各事故
竊為公懼之為工偽翻圖配曰武王伐紂不

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二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

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中記范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

於持牢紹使授監護者將故稱為監軍持

知幾之變也幾居南人言圖言圖等因是請授曰授監

統內外蓋古威震三二軍若其寢成何以制之夫臣與

主同者亡此黃石之臣與主同言作威作福

良於下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

統為二都督使授乃與主無別也黃石即張

清河崔琰諫曰天子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

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也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

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已克而少威少詩紹翻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將即土地雖廣

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

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忠

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

彧曰紹兵雖多而濫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

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

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

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

大...

大... 通... 安...

扞東方臧霸起於泰山稱雄於東方者也故使之留

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賢曰裴松之

卒臺下臨泚水是為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

鄭州中牟縣北據水經注泚水即荥蕩渠也杜佑曰

臺是為官渡城袁曹相持之所袁紹遣人招張繡并

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好呼到顯

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謂與袁術有

以相圖也顯者明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

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

曰袁強曹弱又先與曹為讎謂洧水之戰從之如何

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

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少詩昭必不以我

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

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

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眾降曹操江翻操執繡手

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為子為翻拜揚武將軍表詡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凡郡國縣道治關中諸將以袁

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

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

操 張繡降

千古觀之

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

灑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
 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
治直之翻覬音冀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
 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
 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企去聲
 也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日變動必有後憂夫鹽
 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監古街
 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
 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

治關中以為之主治直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

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

鹽官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鹽之為利厚矣齊用

管子鬻筴而霸晉之定郡諸大夫必欲其近鹽

至漢武之世幹之以佐軍興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

權鹽以贍國用自此遂為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

半監工司隸校尉治弘農魏時畧及三國志繇實治洛

街翻陽蓋暫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表魏人求助於劉

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接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

嵩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別駕零陵劉先

說表曰說輸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

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

三國志卷之六

劉先

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
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
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
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勝計中此謂諸計之莫若舉荊州
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
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蒯越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
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
觀其釁為于為高曰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嵩
守節者也夫君臣各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賈如
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

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
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以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
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事吏耳其仕君為君則嵩守天子
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以惟加重思為于偽翻重
猶言三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仗疆之以其憚於使許
思也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
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
兵持節將斬之持節以示將斬猶不制也數曰韓嵩敢懷
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數所具翻徐謂
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

六二四四十三

孫策破
劉勳敗
黃祖降
華歆

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

殺從行者從才用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揚州

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翻帥所類以淮南劉曄

高族名人曄出於漢之宗室與蔣濟胡質俱為揚州名士欲劫之使唱此謀

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讀

邀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

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

皆龍言服龍即涉翻失氣也推曄為主曄以其眾與廬江太守

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灑制其眾素以鈔畧為利

僕宿無資謂先無名位為之而敢齊之以懷怨難久

故以相與耳天小敵前之時設有不幸勳以素術部

曲眾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繇諸宗帥不能

滿數不滿其所求之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強

偽卑辭以事勳曰上繇示民數欺鄙鄙愚鳥路欲

擊之路不便上繇其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

援且以珠寶為越賂勳文選註曰葛越布也今葛布謂之葛越白布謂之白越

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不為動問其故對曰上繇雖

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易以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

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

進亞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

大... 通... 卷... 第...

戊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了無所得

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海昏縣屬豫章郡當

名慨曰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也繚在建昌界石

城縣屬丹楊郡賢曰在今蘇州西南余據水經石城

縣在牛渚東鄆道元註又云牛渚在石城東城五百

里未知孰是又據五代志宣城或清縣舊曰石城宋

曰曰池州貴池石城二聞勲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

貴輔將八千人屯彭澤宋曰曰彭澤縣取彭蠡澤為

縣南康軍都昌縣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一萬人

皆漢彭澤縣地襲皖城克之得術勲妻子及部曲二萬餘

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

孫氏張本皆從所得民東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貴

孫輔敗擊破之勲走保流沂沂水在壽昌軍東

里丹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十人助勲射亦

也策復就攻勲復扶又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

遁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

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沙羨縣屬江夏郡晉灼曰羨

陽洲沙陽縣治縣本江夏之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

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從才用翻甲寅策與戰大

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艘蘇士

巫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椒

工一孫策章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華歌

五心自有名字言其各聞當時也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

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其宣孤意翻乃往見華

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

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王朗為

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上民勇果

孰與鄙郡又翻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

會稽謀光之譚耳易曰謙尊而精兵不如會稽實如

尊教孫討逆智略超出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

親見謂劉揚州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鄱郡即今欲守

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

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自中迎檄不到者與君

辭矣歆曰父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

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

異曰華嶠譜叙曰孫策畧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

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

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

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

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策謂歆

歆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近人情今不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稚直宜脩子

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孫盛曰歆既無夷皓

難遯風又尖王臣匪躬之操夷皓謂伯夷四皓也

之故言華歆不能高尚其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

陵肆之徒位奪節陶器孰大焉孫策也撓奴教翻陶

讀曰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資為豫章太守孫

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僮芝據廬

卷上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曰案孫策于時始得豫

年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屯巴丘縣不同余據

晉地理志廬陵郡有巴丘縣沈約曰曹立今撫州崇

一縣其地梁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

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

稽功曹魏騰嘗逆策意魏騰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

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柱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

未集方當優賢禮士魏騰魏騰功曹在公盡規汝

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

投此井中直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

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

家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難乃旦翻帥所類

孚為周錢附士因官命氏佗徒河翻沈約曰嘉興

縣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

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各聚眾萬餘或數千

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撲普進攻嚴白虎

白虎兵敗奔餘杭餘杭縣前漢屬會稽投許昭程普

許昭許昭白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

孫策舍
許昭

之志也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乃舍之

舍讀

曹操復屯官渡

復扶

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

日捨

常從士常隨從在左右者

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

變褚覺而殺之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

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

從千

今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

匕箸

備以操知其英雄懼將圖已故驚失

值天雷震

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論語記孔

良有以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

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

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

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專身還小

沛

車尺遮翻

考異蜀志先叙董承謀誅死備

備據下邳亦在承

東海賊

呂稀及郡縣多叛操為備

死前蜀志謀也

據蜀志昌稀即昌霸

稀反側於其間蓋自恃其

才勇過於

備衆數萬人迫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

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以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

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誅王于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

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也

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

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

曹孫破
劉備

袁紹有二
曰豐而不
能用其
敗也

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
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
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
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說論曰內翻公舉軍而襲其後
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但可行豐舉杖擊地曰嗟
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生其會惜哉事去矣曹
操擊劉備破之考異曰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
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獲其妻子
遂使棄衆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獲其妻子
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
以歸袁紹紹聞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紹遠出迎備
重敬之也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
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復扶
又翻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少詩紹
翻下同未可輕也今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
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以分爲奇兵孫子兵法
曰凡戰以
正合以奇勝詳曰正首
當敵奇者擊其不備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
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
算少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衆城擊之忤五故翻於是移

檄州郡數株非惡其翻二日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

其宗揆散資財以與之沮不曰孰存則威無不加孰

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亦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

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曷不入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

伯王字伯珪衆實疲敝而之驕將伏將即亮翻伏軍

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二兵六國並軍為羸弱姐其

今之謂乎賢曰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姐周姓方言曰

也為于振威將軍程昱統約曰振威將軍始

兵守鄆城鄆音曹操欲奪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

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

少詩沼翻下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

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

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負育矣賈音袁紹遣其將顏良

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賢曰白馬縣屬東郡今滑

沮授曰良性促狹雖說勇不可獨任紹不聽說夏

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說曰彼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

乃可公到延津杜預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唐衛

岸曹操所向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

料敵明

通鑑卷之六十二

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趣七未至

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戎車大將所乘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

亦刺七斬其首而還還從宣翻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

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

獲還迎不晚遠迎留屯大軍也設其有難難日翻衆弗可還紹

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

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

屬鄆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水經注

有神馬亭實中魯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餘步自

外耕耘墾所削落平盡止南有陟躔陞下方軌西去

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曰馬縣故城可五十里即開

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南改其在山之南歟此時操兵

循河已入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

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後扶又翻下同勝操曰勿復

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音升數所具翻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

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

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特五六千騎前後至

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

輜重趣七喻翻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

悉禽之紹軍奪氣

以氣為主氣初操壯關羽之其軍不振

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

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

共死不可背之皆蒲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

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

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拜劉備

於袁軍軍也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偽于勿

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

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遼將軍還

鎮幽土當是時幽州為紹所統與許膺遠而柔輔已歸心於操矣漢度遼將軍始於范明友中興

之後置度遼將軍以進南匈奴屯於西河今使鮮于

輔還鎮幽土故以為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

西河為左幽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射陽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應劭曰在射陽在今楚州安宜縣東孫

有射陽湖即其地賢曰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元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

軍到丹徒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春

氣始自使赭徒三千人繫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

考異曰此事出江表傳據圍於丘奇登令矯求救於

死陳矯傳云登為孫權所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

太祖大祖遣赴救吳軍既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丘

劉備

官渡謬矣代登之言為有也也今從之須待運糧初

策殺吳郡太守許貢

於漢末曰江表傳曰初貢上表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

若放於外以作世患候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

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蓋策破白虎安能復爾

策性好獵數出驅馳為于偽所乘馬精駿從

騎絕不能及從才卒遇貢客三人卒讀射策中頰後

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刺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亭昭曰

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

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吳吾弟和息呼權佩以

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决機以兩陳之間曰陳讀與天

下爭衡衡所以平輕重也言分爭之世卿不如

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

卒考異曰虞喜志林云策以四月四日死故置此

陳志策傳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未發

為許貢客所殺郭嘉傳曰策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

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必死於張昭曰孝廉此寧矣

所殺嘉雖先見安能知策死於張昭曰孝廉此寧矣

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乃以為易權服扶令上馬使

時邪孫權先為陽羨長郡乃以為易權服扶令上馬使

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移屬城中外將校各

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

張昭共掌眾事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

惜哉

朱子以張昭有大臣之節

此

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士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為中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薨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表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督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成終為之虜且吾以死不貳

即斬紹使使疏

使疏

送印綬詣操通為心錄戶調

錄收拾也

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君並叛獨

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縣

讀曰從

小人樂

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表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皆

叛乃爾

背滿妹

若縣緡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

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

調當為君釋此患

為于

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

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

易以

乃一方安危之機

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為國家宜垂慈

撫而更急斂縣緡

斂力

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縣

綰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瞿恭等皆破

之瞿姓也王僧儒百家譜有蒼梧瞿寶遂定淮汝之地時操制新科下

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繇綰方急長廣太守何夔長

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此蓋言於操曰先王

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周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藩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藩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

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愚以為此郡宜依

遠域新邦之典其民習小事宜寬臨時隨宜上

背正瀆下以順百姓之浦妹比及三年比必民

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也操從之劉備畧汝潁

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言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

將軍方有目前急其執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

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

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將即盡復收諸叛縣

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離力智翻去也乃說

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說輸芮翻復

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揚擊之為備

所殺袁紹軍陽武陽武縣屬河南沮授說紹曰北兵

表紹賂
於淮

霹靂車

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
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
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埽為屯地都東西數十里操亦

分營與相當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曹操出兵

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檣賢曰釋名曰檣者露上無覆屋

也起土山射營中射而營中皆蒙楯而行賢曰今之

旁排也操乃為霹靂車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為霹靂即今之砲車也張晏曰范

遺法耳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旛動而鼓

造說以槍發石也於是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

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少詩

下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以破紹師賢曰致勝主也兵法善

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

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

衣之雄且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

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

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

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賢曰言與紹畫地而守之賢

言畫地作益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蓋於情見執

竭必將有變見賢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

鴻溝之別
項羽東
天下非楚
矣

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却後也晉人帖中多用少

却字其意猶言少退也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為于為翻後紹扶及翻下同

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乘翻下同旬收言於操曰紹運

車日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

使者彼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曹魏將軍

軍四十馮淵將軍裨將軍居其末與史渙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

重直用翻下同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

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

竒別為支軍於表別也表外也以絕曹操之鈔鈔音抄

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魏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星行戴星而行也許可拔也

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

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

家犯馮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考異曰魏志紹

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傳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

遠來吾事濟矣許攸字子遠今呼為子卿實之也

文為既入坐坐祖翻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

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遂犇

曰尚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柰何攸曰公孤軍

請考支
是也請改
許則非
許攸奔操

大三四四
卷之五
二十一

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輻

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據水經烏巢澤在陳留屯軍

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續七賜

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

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幟赤銜枚縛馬

口夜從間道出間古人抱東新所歷道有問者語之

曰語牛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計者信

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

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陳請操急擊之瓊急保營

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樂破瓊吾拔

其營彼固無所歸矣就即也言即使操破薄于瓊乃

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郃古營古蓋郃曰曹公精

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車于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

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

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

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

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

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

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恟許郭圖慙

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降戶江曹洪疑不敢受

荀攸曰郗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

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傳子曰漢末

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表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

練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

帛以為為恰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與八百騎渡

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

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考異曰范書紹傳曰

斬首七萬餘級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乃大

呼曰故呼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

分野殊異遂用圮絕周天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躔度

分分為十二次班固取二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而

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分野

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

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不圖今日

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紹牧冀州故稱

豫州稱之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

相用計今喪亂未定知讀曰智方當與君圖之授曰

叔父母弟縣命袁氏縣讀曰懸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

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

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

沮授為袁
紹死節

卷之六十一

通鑑卷之六十一

五十三

建安

反側之意英雄冀州城邑多降於操降戶袁紹

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

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馳之處昌使宣號令眾聞

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

寬而內忌不亮吾忠亮信也而吾數以至言逆之數

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

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逆皮冀州諸人聞吾軍敗

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

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仲

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初曹操聞豐不從戎謂紹囚之不喜曰紹必敗矣

紹犇遁復曰復扶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

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

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

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鹽古護軍逢紀

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

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

不惡之邪惡鳥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

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逢紀能為

劉馥治揚州

不肯救田豐之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

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慢自高平

也通翻矣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

于大梁賢曰大梁西之分蔡邕曰自胃一度至畢六

十度曰大梁之次晉書天文志從謚李蒲內翻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

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眾數萬在江

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

江時廬江丹揚會稽吳郡豫章皆屬孫氏馥單馬造合肥空

城建立州治郡國志漢揚州刺史治歷陽今馥移合

造揚州分矣招懷乾緒等以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

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塢塢於其

勸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

石以脩戰守之備不能下張本曹操聞孫策死

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二年策遣紘獻方乘

人之喪既非古義伐喪若其不克成讎棄好好呼不

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討虜將軍之領

會稽太守會工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

東部都尉沈約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前

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

大正四之三

通鑑卷之六

三十一

良

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不讀襲曰江東有山川之

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討逆

討虜權也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

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介間也織微也言其魯肅

將北還肅從孫策事周瑜止之考異曰肅傳曰劉

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按劉曄殺鄭寶以因薦

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

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榻牀也

傾危孤思有相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

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

項羽將軍何由得為相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復扶又翻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

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江東君臣上

此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

昭毀肅年少醜踈少詩照翻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

其舊魯肅家本饒富先嘗指困權料諸小將兵少而

用薄者并合之料力條翻量別部司馬汝南呂蒙漢

江東王業
究此教務

分教明

呂蒙

大三日三十一

通五十一三

二二二

漢文補

志大將軍營五部部各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軍

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

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

燥濕人之居處避濕就燥問其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駱俊見上卷廬陵

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

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東也

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

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術本權兄策權以狀白曹

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

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以伊

術於皖城皖戶板翻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衆術

首堯翻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劉表攻張羨連年不

下羨叛表事始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

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

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

處服用僭擬乘輿焉處昌呂翻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

承順襲別部司馬張脩殺之而并其衆魯初與脩取

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璋

十卷初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璋

張魯據漢中

大百三十五

通鑑卷之三

二十一

遣中郎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

中以禦魯閬中縣羲輒召漢昌實民為兵譙周巴記曰和帝永

元中分宕渠之地置漢昌縣屬巴郡夷人歲入實錢口四十一謂之實民實祖宗翻或構羲於

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志恨數所初南陽二輔

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

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

韙素得人心趙韙從焉入蜀璋又韙因益州士民之

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荊州荊州表也劉與之連

和蜀郡廣漢犍為皆雁之犍居言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尚書都省

萬壽觀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六起重光荒落盡旒蒙依置凡五年

孝獻皇帝已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曹操就穀於

安民據水經東平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北對安民山洪氏隸釋曰濟水逕頃白城

西水西有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以袁紹新破欲以

曰按地里志頃白城即今中都縣

已辛

其間擊劉表間古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宜乘

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

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

袁紹倉亭軍破之紹蓋遣軍屯倉亭津秋九月操還許操自

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備合龔都事見上卷上年

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

野水經注新野縣在安衆縣東南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劉

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坐視卧翻

解肉皆消今不復騎解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

而此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言備志氣不衰必能成三分之業復扶又

呂孫降

孫權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孫事昇上

諸圍豨輒屬目視遼行下孟翻又其射矢更稀此必

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挑徒了翻儻可誘

也儻或然之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

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

賞為于豨乃許降江翻遼遂單身上三公山上詩入

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趙題圍

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威相與力戰題遂敗退

追至江州賢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殺之將以圖富貴而卒

大三四九

程談不從

以殺身行險以激幸龐義懼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

漢昌令畿漢昌縣屬巴郡索寶兵索山字翻畿曰郡

合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說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

不敢聞命義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

說輸丙翻為干汝為郡吏自宜效力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

不義之事有死不為義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

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

註見四十三卷今雖美祁以賜畿畿啜之矣義乃

厚謝於璋璋擢畿為江陽太守劉璋分據為江陽郡宋白曰瀘州之疆

川江安縣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

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卿也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

者自首其過首式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

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二原然後乃行刑治直之翻

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魯以鬼道教民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

酒各領部眾長知民夷便樂之樂音流移寄在其地

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

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山松書曰建安二十二年分漢

中之安陽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

尊魯為漢寧王功曹巴西閭圃諫曰譙周巴記曰初

巴為一郡欲得巴舊名以墊江為治安漢以下為永

張魯據漢中

寧郡建安六年益州璋分巴以求寧為巴東郡墊江為

千士

袁紹死
少子尚立

沮授諫
立少

巴郡閬中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
為巴西郡上匡天子則為栢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
置勢足斬斷亂翻下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
從之

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譙譙縣屬沛國遂至浚儀治睢

陽渠浚儀縣屬陳留郡睢水於此縣首受良蕩渠水東過睢陽縣故謂之睢陽渠睢音雖治直之翻

遣使以太牢祀橋玄玄識操於微進軍官渡袁紹

自軍敗斬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

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數所紹欲以為後而

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紹本司空逢之孽子出後

紹後之紹欲廢譚立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沮子

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

走於街百人逐之貪心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

定分也積兔在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

鮮鄙不爭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

譚尚之爭沮授固知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

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中讀外甥高幹

為并州刺史此皆前事中因紹死而逢紀審配素為

譚所疾逢紀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

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
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紹

初起兵自稱車騎中黎陽尚少與之兵少詩而使逢
 將軍故譚亦稱之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
 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
 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數所尚
 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
 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使疏騰等陰許之
 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絳縣屬河東
 也都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降戶
 援許之援欲使逵為將將即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
 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逵郡

何道而得
 民心如此

紀公道

吏非長吏也以守絳故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
 自謂縣長吏為于為翻故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
 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乘城呼曰呼火負約殺我賢
 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壺關縣屬上黨
 居效反掘地以藏粟之所蓋以車輪逵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
 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
 盜引出逵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語牛曹操使司隸
 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時未
 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新豐縣屬
 說輸為言利害為翻騰疑未決傳幹說騰曰古人有
 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新城三老曹公奉天子誅暴

弘治三年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四

監生王錦錄

亂灑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治直袁氏恃其

疆大背棄王命背蒲翻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

今將軍既事有道陰懷兩端謂既附曹公又與袁氏通也欲以坐

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

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

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

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謂

東之兵擊之於內而馬騰之兵擊之於外也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

氏之臂管斷丁翻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

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

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

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

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

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言若退師避援則關中

治所亦不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易輕也復平通

翻而若渡汾為營水經註汾水南及其未濟擊之可

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

擊大破之戰罷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

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秦川

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領鞬繇見之而哭

公台二年

通鑑卷之十四

監生王錦錄

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南單

于遂降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志張既

備北侵至葉葉縣屬南陽郡春秋楚葉曹操遣夏侯

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

鹿李典曰裨將軍在偏將軍之下裨頗彌反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

道窄狹格側反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

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曹操

下書責孫權任子任質任也操蓋以此規權召群僚

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

定議吳夫人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

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楚定於九百餘年

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

也其後浸強至若敖蚡冢封畝於漢武王文王奄有

江漢之間燕王以後與中國爭盟威王今將軍承父

兄餘資兼六郡之眾父謂孫堅兄謂孫策六郡會兵

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

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音致質一入不得不

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

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

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

至魯肅說權其意亦與此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

孫氏父子兄
弟夫妻皆
有英氣者
愛之慕之

未癸

袁氏兄弟
相爭

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爭之未晚若圖為暴亂被

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

也蒙輩不能及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

年小一月耳周瑜字公瑾孫策我視之如子也汝其

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

志紹傳云譚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與袁譚袁尚戰

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考

異曰范書紹傳曰尚洋擊破操軍今從魏志紹傳

余謂此諸葛孔明所謂偏於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

而不書耳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

子莫適立也適丁歷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謂辛評

州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

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西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

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鎧可亥翻今操軍退人懷

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

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

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

引兵攻尚戰於門外鄴城門譚敗引兵還南皮南皮

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章武有北皮亭故北曰南皮

宋白曰縣道記云景州之南皮在郡東六十里南皮

縣北有迎河河之北有故皮城是後漢勃海郡所理與郡理城南北非遠中隔迎河故瀆別駕北

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漢青州刺史治臨菑譚欲更還

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

斷丁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

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承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

也間古莧翻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

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漂陰以叛譚陰

縣屬平原郡應劭曰漂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賢曰

縣在漂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師古曰漂

音他邪王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反必來

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

更以統為樂安太守漢末樂安國除為郡秋八月操擊劉表

軍于西平西平縣屬汝南郡袁尚自將攻袁譚大

破之將即譚犇平原嬰城固守謂以城自統也尚圍

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曲日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

君子違難不適讎國左傳曰公山不狃交絕不出惡聲

史記樂毅答燕况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

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衣與表紹同盟好呼若冀州

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書曰象仁君當降志辱

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

表之書言金鑑世兄弟相未有不為他人所未為無小無大千古一揆也

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

得其和能為民用金能勝木然執柯伐柯非木無以

火非火無以成水非水無以成利水能勝火然水在

青州故稱之迷於曲直仁且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

包小以優容劣先除宵操以卒先公之恨卒子事定

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

將有譏誚之言笑謂才况我同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後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淳于

齊威王曰韓盧者天下之俊犬也東郭後者天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後騰山者五環山者三兔極於

前犬疲於後犬兔與魏相持頓兵散眾恐秦楚乘其

後田有功也譚尚皆不從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

群下多以為劉表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

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

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

得眾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

也謂能為曹操患全兄弟遘惡也遘當作構或曰遘遇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弗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謂譚

并於一則能專力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

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

相敝辛毗望操色知右已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

嘉曰操操色知右已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

曹操 袁尚

謂毗曰譚必可信尚以可克不不謂毗對曰明公無

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

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能間工竟翻

相交其初計不謂他人能乘其間乃謂今一旦求救

於明公此可知也言其勢窮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譚

顯思尚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田豐等

也死兄弟讒閱閱馨激翻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冑

生蟣孔加以旱蝗饑饉并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

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

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

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

秋葉矣秋葉易墮况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

荊州荊州豐樂樂音國未有釁仲德有言取亂侮亡

見尚書孔安國註曰亂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

圖可謂亂矣若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

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歲熟又

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

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

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觀毗之言非為譚請救操

曰善乃許譚于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

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
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

引軍還操本有伐尚因而取譚之心况復有誘曠翔

之必姑與之也復扶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

城未克而山寇復動丹陽豫章廬權還過豫章使征

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

里攷之會稽二字衍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晉志及宋志鄱

吳立建安十五年孫權始分豫章建昌都尉太史慈

領海昏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建昌縣屬豫章

都尉治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

令長劇艱也甚也言其地當山越討山越悉平之建

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建安本台縣地

治焉建安中分東侯官置建安縣用漢年號也今建

寧府地漢興縣沈約曰漢末立吳更名吳興南平縣

亦漢末立晉武平吳改曰延平權使南部都尉會稽

今南劍州地時皆屬南部都尉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

校尉會工外翻復如字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追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表

在鄴操將攻之故通糧道班志曰淇水至黎陽入河

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渴淇水東入白溝水

內黃縣南為白溝二月表尚復攻袁諱於平原復扶
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水經洹水

曹操破
表尚

中甲

大... 卷... 第... 頁...

氏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蘇由欲為內應謀泄

出犇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

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武安縣屬魏郡唐洛州地長知兩郡下同夏四

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

鵠於邯鄲拔之裴松之曰沮音趙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沮子余翻邯鄲音寒

丹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易陽縣屬趙國涉縣蓋漢末分

上黨之路魏後置廣平郡二縣皆屬焉北齊廢涉縣入刈陵縣隋唐復置涉縣宋白曰涉縣因縣南涉河為名磁州昭義縣理故

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

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求助

所謂先聲後實也

操拜

得軍

晉志曰四平止於喪亂時以河北

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斷圍城周回四十

里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技故鑿初令淺示

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

丈廣古曠翻深悉禁翻引漳水以灌之水經注漳水

武場以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

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

入城字斫問事杖繫著馬邊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

執杖也著伯之類問事杖問事所自著平上情情有類問事杖問事所

也晉志引漢注曰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情也冠

進賢者宜長耳今介憤也文吏服介憤武吏服平上

憤著陟 略翻 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

而東表圍城所立標步志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

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鄴城有七門正南曰章門亦曰中陽

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

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

圍亦不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固指從章門入也復扶又翻下同配等見孚悲喜鼓

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

且復出操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為之防也審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

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

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幟從三門並出降鄴城

南面三門曰鳳陽門中陽門廣陽門簡別彼列翻降戶江湖下同孚復將三騎作降

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

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兵法曰歸師勿遏操曰尚從大道

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不顧

勝敗有必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尚者如

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

七里臨滏水為營郡國志鄴有滏水左思魏都賦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註云鄴北

有滏水水熱故名滏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

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

依曲漳為營賢曰漳水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

和

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陳壽魏武紀作

監口范史表紹傳作藍口賢註曰相州安陽縣界有

藍走濫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尚將馬延張顛

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陳讀曰陣

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沮在審

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幽州謂

何憂無主配以此安衆心操出行圍行下更翻配

伏弩射之幾中射而亦翻幾居配兄子榮為東門校

尉鄴城東門曰建春門七門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

操兵內讀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

審配死

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

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汝今日真死矣配顧

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想不得殺汝也且汝今

日能殺生我邪操不由辛毗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

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謂射操小

氣壯烈終無撓辭撓奴教而辛毗等號哭不已號戶

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審配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

為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

尚不沮拔
不獨審記
也

操有并
之志如
僅以割
而已

曰我君在北也

袁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而已我君在北謂袁尚已北奔也

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

賜雜繒絮稟食之

勞方到翻繒慈初袁紹與操共起

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

輯猶集也

紹此言則起兵之時周無勤王之心而有割據之志矣

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

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

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兖州

當時政自操出

領則真領而初袁尚遣從弟安平率招至上黨督軍

糧牽姓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

觀變

說翰

幹不從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為冀州從

事又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

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一表兄弟親

尋干戈

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杜預詩

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

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

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

此操之所以重崔琰而亦不能不害崔琰也

許攸恃功驕慢鳥巢之捷計出嘗於眾坐呼操小字

曰某甲

裴松之曰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卿非我不

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

樂音後竟殺

之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星孛天文志南方東井八

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 令所取平也亭浦內翻 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

為并州刺史為幹復叛張本降 曹操之圍鄴也

譚復背之復扶下同 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

於中山尚敗走故安故安縣屬涿郡賢曰故 從袁熙

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濟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

婚女還然後進討袁尚 十二月操軍其門譚

拔平原定保南皮臨清河而屯經清河過 操入平

原略守諸縣 曹操表公孫康為武威將軍封永寧

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求寧也王于 藏印綬於武庫

遼東郡之武庫也 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求寧鄉侯封其弟

恭操以牽招嘗為袁氏領烏相牽姓招名袁紹先嘗

遣詣柳城撫慰烏相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

袁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

會群長烏相部落各有君長峭七 忠亦在坐坐才臥

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

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

復扶 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

假中間違錯天子命違異也昔 曹公代之言當白天

子更假真單于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大...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

濊音穢貊音莫百翻當今之執彊者為右曹操何得獨為是也

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孔安國尚書註曰允信也翼戴天子伐

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嚚魚巾翻左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今恃險遠背違王命背蒲欲擅拜假侮弄神器威福

之神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大人謂曹公便易以啟翻

冀忠頭頓築按刀欲斬之峭王驚怖怖普翻徒跣抱招

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

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教敷戒也為子偽翻便辭

遼東之使罷所嚴騎丹陽大都督媯覽郡丞戴貞

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小城馳赴宛陵京城即漢吳郡丹徒

縣也孫權自吳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余謂此京取爾雅丘絕高曰京之我宛陵丹陽郡治所媯覽

戴貞盛憲之黨也媯俱為姓也覽貞復殺之復扶

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馥此曹操所州用也令住歷陽以丹陽應

之登陽與丹陽隔江使馥來屯以為聲援覽人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

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以月終為晦陰之設祭除

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盡也給蕩亥翻詣親近舊將

孫高嬰等與其圖覽牛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

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明翻誓合謀侍養謂侍翊左右而厚蒙給養者

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

孫翊妻徐氏報仇其處智勇可謂東之矣

卷之五十四

笑懽悅大小悽愴悽悲也音傷也初亮翻怪其如此覽密覘

無復疑意覘丑廉翻又丑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

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

呼火故翻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還

縗縗復著縗經也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

權聞亂從椒丘還椒丘在豫章至丹陽悉族誅覽負餘黨

擢高嬰為牙門牙門將也其餘賞賜有差河子韶年十七

收河餘眾屯京城權引軍師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

驚之兵皆棄城傳檄備警謹謹許顛射外人

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史言

孫權能用人以保江東射而亦翻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宮表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

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純仁之弟也難以持

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喪息乃自執桴鼓以率攻

者桴音雷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

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

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降戶操即使孚往入城

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李孚小

才以求知非懷才以待聘者也操於是切郭圖等及其妻子郭圖審

黨附交關譚尚使人亦誅禍一悔之報為不爽矣驅除袁譚使

曹操破表 而乙

大三月廿六 道卷之五 九

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忌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

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號戶刀翻遂詣曹操

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

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官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還使

通糧就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

赦之辟脩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

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

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

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說輪為翻下同數所

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案文撰琳為紹揚

隸穎川郡豫州部屬也故選專以檄豫州為首琳檄

略曰操祖父父騰興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橫傷

化害人父嵩乞勾携養因臧買位竊盜鼎司操姦闖

遺醜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又數其殘賢害善專制朝

政發掘墳陵之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

記室漢公府有記室令主上章表報書記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先悉

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為劉

此管魏機密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

遼西烏桓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

太守令長背袁向曹知兩翻陳兵數萬殺白馬而

盟令曰敢違者斬衆首敢仰視各以次軟軟色別駕

代郡韓珩曰珩音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

大正八年九月

表評本故
曹所成其
愧於梓珩
矣

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 嗣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

為也一坐為珩失色生祖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

事之濟不且待一人可乎珩志以厲事君卒子乃捨

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江夏四月黑山

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類所封安國亭侯 故

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二郡烏桓

攻鮮于輔於獲平三郡之而相遠西踰頓遼東蘇僕延

水救獲平烏桓走出塞 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桓

復以并州叛復扶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賢曰

上黨縣有壺關一漢志壺關將屬上黨操遣其將樂進李典

擊之河內張晟眾萬餘人寇潁川潁川屬上黨弘農張琰起兵

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

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前繇不許固

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

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通湘南通劉表固

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高幹

騰韓遂等據關中往來交通皆由河東故曰要地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

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漢末公金勇足以當

難難乃且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鍾繇

促王邑交符交郡符也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都歸

縣屬河東郡宋白曰陝州平陸縣後漢改為河北縣衛固等遣兵數千

人絕陝津水經註河水東過陝縣北河北對茅津城謂之茅津亦謂之陝津陝武無關杜畿

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

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

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執專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

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

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

為人多計而無斷斷丁亂翻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

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邱津度水經注河水東逕邱津故城北又東合相

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河水於此有邱津之名邱音實范先欲殺畿以威眾且觀

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

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

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

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

督行承事領功曹既以為都督又令行都督事無所不關功曹掌選署

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

先督之將即亮翻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

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眾情必擾不如徐

以貨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以貨募兵不足以繼

得兵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
甚少後于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惡鳥又從之

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言白
騎攻東垣白騎張白騎之眾相聚為賊者也垣縣注云山

狀如垣蓋此時已有高幹入濩澤濩澤縣屬河東
東垣之名騎奇寄翻賢曰今澤州

古曰濩音烏魏翻畿知諸縣附己乃出軍將數十騎壘之最堅者

守之將即亮翻堅壁壘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舉城比數十日比必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

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
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

有賊讒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為于偽翻辭父老皆
自相責怒不敢言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

後興學校校戶舉孝弟弟讀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
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為曹操因河東省

杜畿之子為杜恕恕之子為杜預其守河東觀其方
器固未易才也余竊謂杜氏仕於魏晉累世貴盛必
有家傳史因而書固有過其實者必書監侍中荀悅和帝延熹二

天子恭己言恭己南面而已政事無所預也孔子曰
南直而已後世遂以政在強臣已無悅志在獻替可

前說中
卷之六
二十七

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

四患屏必乃崇五政郢翻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

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好呼到翻宣文教以

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

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

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此說萬世不

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准驗書云無稽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蕩謂動之也詐

亦必動於計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

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

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在之日翻若教

仁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雷翻教化之行引

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

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管仲相齊相公有

事則用之軍旅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

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

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

灋立矣是謂統灋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

灋

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荀悅申鑒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過矣
或彼至於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
悅未必能也曹操姦雄親信或收而悅
右悅非比於或收而悅
才必不能辦也嗚呼
以智略濟首悅蓋其社
其世深末其言僅見於此書
家也
玄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萬曆文有式李五月望日記

十四年四月廿九日再閱元宵記

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再閱一過眎初看時忽復

十七年頭矣歲月易流衰老日益不知此後

幾尚得寓目否 時孟兒陣身兒在荆溪應試

壬午二月初七日京師聞時大病新起 虞信

丙辰十月十四日閱病中無夕不得惡夢昨夢 大人抱恙并夢見

先母 大人體素強健通未覺有倦色愛日之誠烏能已 虞信記

壬戌春二月廿二日閱一過惇記 丙寅秋七月十九日閱時霖雨新霽秋光湛然 寶成

慈寧十一月望日京師聞先府君已捐館八年矣見舊記不勝淚然 昨日因晴日忽然陰晦上天好生不誣也 虞信記

癸未正月初八日閱

丙戌六月十二日京師寓閱時病甚又老窮所迫 思庵

庚寅四月二十日閱 虞倬記

癸丑六月初三日閱 逸農流盞

丁巳六月六日閱連日大雨水長京而而
勢不止依田又復何憂矣如何 盞記

戊辰七月十三日讀 有禧



